雙溪雜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雙溪雜記

王瓊言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雙溪雜記

洮汾正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爲萬世史學之宗後世不能祕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郎事寓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真甚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世讀者何益焉惟大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治道小而切於日用雖曰信手雜録而舉一事寓一理使

讀者忘倦如勉參之悅口斯不爲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恰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録于冊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弊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於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

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則有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下至漢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秦王莽曹操篡漢厥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瓊碎之弊生阡陌善矣蒐并之患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侵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爲農兵乎將爲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

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裹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死善矣兵不得而熟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

方豈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又多於　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

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月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隆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又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貧婁之難

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滯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庶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舊字出身在　內閣

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御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

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

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算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

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禮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揚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

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時裴泊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必以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為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

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諛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僨轅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為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蓋鑑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舉下奪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

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允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攉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蒙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　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　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製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
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永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
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
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脩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燕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況胡廣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則是時　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放終未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　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　內閣辦事

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　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　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凡在　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典樂等官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

正統初三楊在　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

楊榮寬卹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蓋雖承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還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虛文降級充軍之法弗不能用皆不能講寃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逮舊額漕運南京米四

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粮五百餘萬石則今陸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未諳書者豈敢評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鞮以趙衰宗元以爲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爲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

之罪大相遠勃鞮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稽于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舜好察邇言孟子論用賢初及左右故詢于衆竟不遺封豕惟求其合理得中不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于不能無疑焉姑識之就有道而正焉

正統巳巳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權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恃一繒以口舌憬譬國威不屈遂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譙以身佩安危功在
社稷而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
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秦何于公效用之日正
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怠嫉之私而乘之以衆
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田鑾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舊
臣失倚苟以迎　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
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
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

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求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竄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論于肅愍公謙之受誣以謂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惡可置之末減而自畏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者傳

太后勑貞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

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三學士謫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卿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賢好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其事載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録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撰獄案皆有可攷天順日録内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亏持公以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誣害于譙之事謂賢不與謀情乎況日録所著屢短文曜以為黨附于譙士林非笑不知于譙非邪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惠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石亨所引用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來内閣議事則欲出己意而令内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賢乃代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襄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雖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蕪　華蓋殿大學士榮蕪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仍蕪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　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

曰天生烝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鐵爲太子少師
蕪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爲太子少師蕪工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蕪翰林院學士俱在閣
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蕪翰林院學士
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
陞吏部尚書蕪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
右侍郎蕪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
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
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
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爲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交湖廣人與李東陽為同鄉相厚又與楊廷和父楊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講之好楊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為戶部尚書交雖愛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幾內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如星羅棋布若降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惟其所欲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餉太倉庫銀貳伯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粮草軍所至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泒民強買欲散之際益生紛擾

赶借貸及為盜所刼者為數滋甚賊平以賑餉功陞俸一級廕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民供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煞則賣之正德八年賊平瓊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在軍粮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賊猖厥之時民苦焚刼殺掠而禾稼豐熟民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多饑餒耳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屢　詔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粮草數

百餘萬悉皆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耗草支絕發太倉銀召買販鬻者勒取高價遂至騰湧公私俱困邊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鹽法以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觖望矣蓋孫輩所行所謂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睦者處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然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設使胡虜又

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束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爲著于實効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事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李以爲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干守巡官獄出爲民及今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邊都憲憲真定巡撫蕭都憲翀皆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放爲民又着爲今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　朝堂諸公自以爲公行賞罰而

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有被賊殺死皆以節義旌之如秉強縣知縣段豸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歸江浙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和鄉親亦贈官廕子蕭中羽楊廷和鄉親邊憲楊一清門生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谷大用陸完毛鋭統兵討賊毛鋭

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刼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王昇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爲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穴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龐泉召募無賴數千衣糧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璽真定人積忿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睨下都察院都御史王昺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不行曷能歸竟以完代昺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絶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
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
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
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
又將賞賜土魯番衣物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
忍殺擄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
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面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衛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尅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差官舍人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分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

回還額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
真帖木兒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宛子速壇拜牙
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屬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
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
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
海故事差官經畧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
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用徒人兵部尚書

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賚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遏番夷內逐達賊請　勅都督仇鉞克寧剌焉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麟鳳陽府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

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貲以百萬兩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慫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廣庭納幣二十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炯荅在肅州焉亦虎仙滿剌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焉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銀器珠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

闈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至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陰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僉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

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金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咨寔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息馬因滿剌忽思遺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回國質留虎六馬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自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因等问以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甘州遣番書云我幾次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死箭射石不得九疇以巴思等為奴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游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師敗沒

將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悚九疇惶懼恐啥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擾亂都督失拜因咎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
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擒捽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
魯番皆於賊退後擒死巴思等皆為姦細拘繫擒死虎都
六寫亦火者撒兒亦以為姦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
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匁惹邊
患於失拜烟咎者皆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干閣老梁儲事未下兵部　傳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

曰滇彭澤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部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奏差給事中黃城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城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城未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城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呶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但令兵部會議密囑附澤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鮮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珵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

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拂逵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庇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城趙春調外任因是憾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楊逵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今法司查黃城趙春原擬開棄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為勾引奸夷科

道本原無勾引奸夷事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璽法司以事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逵和怒令回話法司乃以寫亦虎仙問結死于獄逵及彭澤所差取邱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辯冤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竟與璽無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璽繫獄承逵和風旨上言璽害澤罷免乞罪璽起用澤逵和乃催取彭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轉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井肅七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被殺聚夷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井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逵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逵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逵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逵和乞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揚繼劾逵和彭澤結黨亂政符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阻塞言路將冕毛紀黨逵和彭澤調曹嘉外任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葵者小人也奏言逵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逵和以慰中外之望將冕乃極是其說令逵和速起視事逵和將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被謫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

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閆閎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己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速蕭劾史道曹嘉閆閎爲疑間忠良變亂國是丹謫史道陝西縣丞曹嘉四川判官閆閎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稱史道閆閎曹嘉爲館中三傑楊速和將晁毛紀爲閣中三黨後宣府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徇私給事中曹嗥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陳准致仕楊速和因主事桂萼論其爲權奸首亂大禮幸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人夫月米并廕子世襲指揮一如逵和恩典喬宇以附逵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帥去任其子檢討金皐以接受邊帥書簡降湖廣荆州府推官逵和子狀元楊慎雲南充軍史道閆閑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政王恒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不得齊軀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等文　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充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書都御史寃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禎之黨益昭昭矣

雙溪雜記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雙溪雜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作者 王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一七〇